



投稿邮箱:qlwbhz@sina.cn



一场关于爱的冷战

□文/李德领

已经记不得这是和父亲“冷战”的第几天了，也不记得这是第几次“冷战”。只记得那天吃饭时，父亲问我填报的哪所学校，我说是菏泽学院，父亲很不高兴地说了一句：没出息。父亲的脾气很暴躁，而我又很倔。我知道他一直想让我考个好学校，但是我真的已经尽力，虽然这次考的也不是很好。去年就是因为他的原因，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后，我选择了复读。

填完志愿后是漫长的等

待，而我和父亲的“冷战”也在继续着。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，我们各自埋头，谁也不会多说一句话。吃完离开，然后各忙各的，似乎我们是两个陌生人。这种“冷战”一直持续到录取通知书的到来。

一天上午，我跟母亲说接到学校打来的电话，我被录取了，录取通知书也快来了。当时父亲就站在旁边，依然一言不发。第二天村里的喇叭响了。对我来说喇叭一响，就意味着村里又有什么事了，便没仔细听。然而过了一会，父亲竟对我说：“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，让带着准考证和身份证去大队拿，喇叭刚喊了。”我一愣，半天没有反应过来，只是“嗯”了几声，拿着证件就跑了出去。

此后,我和父亲的关系开始出现缓和,偶尔也会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,慢慢地“冷战”也就结束了。

9月4号终于来了，本来父亲是要送我的，由于他临时有事，只剩下我一人独自前行报到。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来菏泽，还提着那么多的行李。

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，终于到达目的地。当时傻傻的我扛着一个大包，拉着一个行李箱刚出汽车站，看着路上来往的车辆，真不知道该往哪走。正在这时，过来一辆三轮车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最终10块钱成交。然而，那位蹬三轮的大爷却把我拉到了菏泽学院西校区（当时菏泽学院有两个校区，一个是北校区，一个

是西校区),没办法,我只好又坐车回到北校区。

好不容易找到北校区，在学校西门口，我拉着箱子往学校里走，“今天不是新生报到吗？怎么那么少的人呢，而且也没有接待学生的地方？”自己站在门口的柳树下嘀咕着。“这位同学是来报到的吧，这是西门，新生报到处在东门，你从这条路一直往东走，就能找到了。”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位打扫卫生的阿姨给我说。来不及说谢谢，我就拉着箱子向东跑去。

跑到东门，我惊呆了，和西门相比简直就是大相径庭，整个广场都是人。找到中文系的接待处，办登记手续、办理饭卡、找宿舍等等，一切井然有序。收拾好宿舍，正准备到处转转，忽然手机响了，父亲打电话问我怎么样了。我没把中间的“小插曲”告诉他，只是说什么都好了，没事。

又到开学季,如今我已参加工作两年有余,工作后没了暑假,平时也很少回家,接触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之后,有些道理才慢慢懂得:父亲那埋在心底的爱是最不容易发觉的,但当你发觉后,或许自己应经犯下了错误。



□文/牟张涛

时间如白驹过隙，一转眼，离开大学校园已三年。这三年，努力使自己升华为社会的一份子，快步前行甚至奔跑，来不及回头，甚至看不清脚下的路。经历了太多的酸甜苦辣，悲欢离合，以为自己的生活只有未来，没有过往，又是一年开学季，才发现，我的生活还有当年的初次离乡求学，还有我的大学，还有那些年的那些事。

想起大学，心中总有难以释怀的情愫。不经意间触碰到印证大学生活的物件，记忆蓦然“芝麻开门”：当年办理入学报到手续的教室，103教室的三排四座，考试前图书馆的奋笔疾书，篮球场上滴下的汗水，视为“购物天堂”的后街，联合创作时的摄像机，跆拳道馆的签字簿……曾在东北师大留下的一切忽然那么晶莹剔透，在那里树立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那里触碰的砖瓦琉璃和留下的每一滴汗水，都让我今天拼搏时显得那么驾轻就熟。

2006年,我从一个小县城来到北国春城——长春,名字很好听,但气候并不让我觉得舒服,狂风中尘土飞扬,春天不经意间从指缝中溜走,几乎直接从羽绒服过渡到T恤。不过即便如此,我也愿意在街头漫步,因为基本看不到布满补丁的街道。我也更愿意倾听长春人说话,很冲但更豪爽。

四年大学，除了目的地让我无法忘怀外，交通工具更让我难以回首。大学报到，因为车票买得晚，卧铺、硬座统统没有，每到一站都会有和我一样站立的伙计绿着眼睛盯着要下车的乘客。天公不作美，很多多次，我冲上前去时才发现人家只是坐累了伸个懒腰。

因为受过的折磨太深，每次听到1416这个数字时，都禁不住打一个寒颤。最惨烈的一次，是我大二开学时，东北爆发多年不遇的冰雪之灾，列车行至沈阳时被告知前方封路。何时开通不得而知，乘客在无奈的同时看了包裹里的干粮，记得那次很多乘客都“弹尽粮绝”。列车虽然开通，但来到下一站还会“不由自主”的停下，因此乘客们就会下车疯抢食品，那一次我在列车上待了将近40个小时，想想都后怕。之后，我不管出差还是回乡都会拒绝乘坐火车，尤其是绿皮车。这种观念直到乘坐动车和高铁后才有了点改观。

经过一番“折腾”，回到了家乡工作，很幸福，可以不坐火车了，有时间在菏泽街头安静的散步，耳畔伴着乡音，偶尔听到一两句东北话，也很亲切，里面有我的老师，有我的校园，也有我的青春年华。



世界很大,任你去闯

□文/王保珠

2003年,要到烟台读大学,开始一段新的生活,对于自己来说,这一切都是陌生的。但这次出远门,算是第二次。

第一次出远门，还是在1997年暑假末。当时读初中，父亲在枣庄工作，一个野外煤矿勘探工作。本来说好的工资没有邮寄到，但开学就要交学费，母亲有些着急。一切都看在眼里，我提议去趟城找父亲。没了主意，母亲觉得这也是最好的办法。然而我并没有父亲的具体联系地址和电话，只知道一个同在煤矿工作的邻家亲戚的名字。除此之外，我没有任何寻找父亲的线索。

乘车很容易,从家门口有直达欢城的车。可是下车后,我却傻了。欢城虽然是一座小城,找一个人还是很难。从小车地点到欢城煤矿有七八里路程,为节省10元车费,我一路徒步走去。到达煤矿区,拿着邻居亲戚的名字,挨着打听,不知道问了多少栋楼,走了多少小区,三四个小时过去,仍没有丝毫线索。

绝望之际，我走到一个小区门口，询问一个老大爷时，他看了名字后，说他们楼上有一个被喊作“老徐”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我要找的人。老大爷很热心地领着我到老徐家，门打开的瞬间，我的眼泪差点没流出来，这正是我

要找的人。

母亲一直对我自己到烟台报到放心不下。读完高中，在农村来说都是大小伙子了，若不是继续读书，或许就该说亲结婚了，哪能还让父母送呢？有了一次出远门的经历，自己心里有了底气，觉得不至于半路让人贩子给拐卖了，再说我也不值钱，没什么好怕的，我决定自己单独去上大学。

开学前几天一直在念叨着到外地念书的事，正好我一个初中同学在烟台读中专，怕父母担心，我就杜撰了一个文本安慰他们：我一个在烟台读书的同学，会到火车站接我去学校的。实际上这个同学，平时只是书信来往，我只有他的一个BP机号，还从没打过。

对于烟台，我充满了想象：一个有海的城市，令人向往。从兖州买票到烟台，当时仍是绿皮车，大概要走12个小时。在这之前，我只见过火车跑，没有坐过火车。

到了烟台，下了火车，看着蓝蓝的天空，我又想起第一次出远门的经历。世界很大，任你去闯，不管前面道路有多坎坷，都是自己走出来，只有这样心里才踏实。我觉得读大学时，就应该学会独立，如果总在别人影子下生活，那才是悲剧。

